

华社
研究中心

华研

研究论文系列

第一种

马来西亚华人研究： 略论其进展与前瞻

文平强



华社研究中心

吉隆坡·马来西亚

作者简介

文平强博士曾是马来亚大学地理系教授与系主任，旋后在东亚研究系担任同样的职位。他曾经在英国 Hull 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哈佛燕京研究所、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以及东京的亚洲经济研究所担任访问研究员，以及出任汶来大学与东京创价大学客卿教授。同时也在爱丁堡大学、澳洲 Griffith 大学、与韩国 Kyungnam 大学做过短期的访问与研究。现任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主任。

编辑委员会

主编

文平强

委员

张景云

潘永强

刘慧妮

©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 2003 年 6 月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此书内的所有篇章乃作者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的立场。

ISBN 983-9673-81-5

定价：RM 8.00

华研研究论文系列

研究报告系列的目的主要在提供一个平台，把学术人员、公众人士和学生都感兴趣的研究课题结集出版。这本集子以论坛的面貌呈现，探讨一系列有关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以及和学术领域相关的课题。本文广泛的搜索包括了涵盖从古代到当代阶段、本土至全球层次的相关课题。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华研）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创立于 1985 年，在十五华团领导下作为一所由民间资助的资料与研究中心。该中心通过 1965 年的公司法令，成为一个正式注册的非营利公司组织，专注在从事研究和促进各族的谅解。

中心主要的聚焦是：一、探讨大马华人在文化、历史、社团、经济、政治和其他方面的课题，研究华社与其他社群及海外华人的关系；二、出版学术刊物、传播研究成果、主办研讨会、与国内外大学和研究中心提倡研究合作和学术交流；三、发展成为一所探讨有关大马华社在各领域和活动方面，主要的资料搜集与研究中心。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

No. 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电邮：huazi@po.jaring.my
电话：603-2273 4035
传真：603-2273 4037

摘要

这份研究旨在探讨马来西亚族群研究的进程以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的进展。首先，本文在大体上叙述了“华人研究”在大马各高等教育中心内的扩张，接着探讨一所由民间资助的机构如何在提升华人研究方面扮演倡导的角色。

在马来西亚，最初的“族群研究”出现在独立后的 1957 年。这类研究的创办，主要是让各族群在大学里，通过研究来探讨他们自身的文化与历史。在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族群研究的科系纷纷在大马第一所国立大学里自立门户。进入九十年代，许多国立或私立的大学和学院皆群起设立中文系，“华人研究”至此迅速扩展。然而，在一般人的概念里，“中华研究”始终是属于传统汉学的范畴，这意味着对本地华社的研究与探讨，还是处在边缘地带，未被重视。

最早把马来西亚华人作为明确聚焦的“华人研究”出现在七十年代，而这些努力来自民办的研究机构。本文以一所来自民间的研究机构——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华研）- 作为个案研究，探讨大马的“华人研究”在国内的进展与前瞻。更进一步的讨论将集中在华研的创办、工作方向及其表现上。本文将探讨华研将来的功能与方向，和关注华研将如何突破现有的困境和考验，以臻至更美好的远景前程。

一、前言

截至二十世纪中叶，马来西亚的生活方式，仍然像亚洲绝大部分的其它地区一样，几乎停留在一种“不变”的状态之下。大多数的人民仍然依存于土地从事农务，不曾想过求变求新。然而，一场剧烈的变动打破了这片土地上原有的寂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出现了一系列持久的社会经济变革：殖民主义的终结、二战以后的复苏、日本戏剧性的崛起、亚洲新兴工业国的诞生、东亚区域经济的扩张与商业网络的建立、中国在其改革开放政策下的重新抬头，以及冷战的结束都是为亚洲经济和社会带来长足进展与蜕变的重大事件。

大马作为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参与国之一，曾经在这一转变过程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将继续发挥其重大作用。在硬体建设与经济发展受到高度重视的同时，政治、社会与文化层面的影响则没有得到充分的估量。由此，设法了解本区域的这系列变迁已经成为社会研究的迫

切任务，亦是各研究机构必须积极努力的研究领域（见 Voon, 1998）。在多元族群的马来西亚社会，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并驾齐驱，对国内主要的族群展开研究与探讨就显得非常重要，而相关的策划和组织的工作也就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

根据一般的理解，族群研究（Community Studies）乃是对一个或多个种族社群所进行的学术或思想探讨的工作。在马来西亚，从欧洲诸强的入侵开始，特别是在英帝国殖民时期，对特定族群进行研究著述已经形成一项传统。在这里短暂居留的欧洲旅者和殖民政府官员很喜欢将他们对亚洲各个社群的看法记录下来。他们把在此暂住或留驻本地任内与本地人接触沟通后的所思所想记录成文字。这一类著作，大部分都在刻意地对马来人或华人营造高度偏见、却又长久绵恒的负面形象和影响。通过这类著作，一方面构成了勤奋但是贪婪的“中国佬”（Chinaman）形象，另一方面又型塑了“怠惰土著”的刻板印象（Syed Hussein Alatas, 1977）。另外，有关马来西亚华人形象的著述也有出自华人手笔的。这些作品一般上是以报章专栏或比较严肃的研究刊登在半学术性的刊物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不同的社群展开学术研究和探讨，成为一种独特的战后景象。这类研究一般上由一些高等教育中心主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民间开始出现了一股严肃的“华人研究”（Chinese Studies）的新风气。有关华人社会的研究工作开始走出大专院校、走民间团体。一直以来，华人研究和大学分不开。它通常作为一门学科设在大学中文系，或者成为“亚洲研究”或“东方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一门学科，“华人研究”最初被视为“汉学”（Sinology），并将重点聚焦在涵概了历史、文化、语言和文学的古典研究上面（李学勤，1996）。

从大马多元族群社会的建构以及发展的需要出发，华人研究在当前的社会展望底下应该正名为以本土利益与当前华人社会变迁的发展需求作为主体的研究。本文将从大马经验的观点来探讨大马华人社会研究的组织结构，并以一所研究中心为主要参考对象。本文先简单介绍各大学的族群研究概况，探讨马来亚大学（马大）在我国族群研究的带头领先地位，以及华人研究在国内其他教育和学术机构的拓展。接下来是讨论华社研究中心（华研）的创办经过、工作方向与成

绩表现，并论及其研究重点与未来所面临的挑战。

二、大学的族群研究

一直以来，族群研究都是以一个地域里既有的族群作为根据来进行研究与探讨。在大马，有组织的族群研究是由马大于 1950 年代开始创立的。马来亚联合邦于 1957 年宣布独立；为了反映这个新兴国家人民中的那种微妙而混杂纷陈的多元化种族性、语言和宗教信仰，马大通过其设立于吉隆坡的姐妹校园，在文学院建立了三个族群研究的科系，即成立于 1959 年的马来研究和印度研究，以及于 1964 年成立的中华研究（中文系）。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这三个科系发展了深具特色的多元学科课程训练，集中地为个别的族群注入了语言、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学习传授和研究。

显而易见的，马来族群研究已经在各方面取得广泛的进展。在政府强大的财力支援下，成为国内学术领域中活力充沛、欣欣向荣的佼佼者。马来文其实是马来世界从马来群岛玻利尼西亚至马加拉斯岛一路上延伸地区的交际语言。马大的马来研究系于 1996 年和马来研究院结合并以它作为研究导向。如今，马大的马来研究已发展成一所专科学院，以贯彻其发展成为一所全球闻名的马来研究中心的目标。马来专科学院将它的教学科系分成五个主要部门，各司马来语文、艺术、文学、语言学和社会文化研究。除了这些延伸的部门以外，研究的重点还包括马来世界的历史、政治与经济、思想与哲学、社会的现代化、马来人在科学与技术的表现、马来社会的宗教和信仰、马来世界的族群研究，以及马来方言族群的分布、物质文化和艺术（见 <http://www.cc.um.edu.my>）。

除了马大之外，马来研究也是马来西亚国民大学马来世界与文明中心的研究重点。该中心是一所通过研究计划培养马来语言、文学、文化以及马来世界早期文明的专业研究所。马来世界与文明中心的成绩斐然，在促成“马来世界作为东南亚的地中海”这一概念的努力上，该中心举办了定期的学术讨论会，以期对其他民族如何建构马来世界和马来人的知识累积能有更深入的了解。另外，也探讨荷兰、法

国、德国与中国的学术论著对于马来世界研究的角色。

探讨中华研究的允诺促使中文系于 1964 年在马大创立。率领该系的是一位将其心血都倾注于中国科学史的物理学家何丙郁教授。在他担任系主任期间，曾广邀多名杰出的外国学者到来授课，其中包括了来自香港、台湾、德国以及其他地区的儒家学者和汉学家。他们对该系的学术领域和知识探讨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华人研究和马来研究不同。马来研究直接涉及马来西亚和其他区域的马来人的研究，而中文系在马大创立开始，就一直以“汉学”的范式来规划进行，包括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文本批评、文学史、历代诗选、历代文选、中国科学史、历史、哲学以及考古学。而有关马来西亚或中国的当代政治、经济或社会课题的研究则较次之。在随后的几年，由于资深的海外教授的离开，并为了反映国内经济状况的改变，课程方面有所调整。部分古典研究的课程停开，并加入了一些新的课，如马华文学、马华文化与社会，以及大马华人经济和华人商业文化 (Cheng, 1996)。

马大的印度研究是应印度族群的需要而设立的，它反映了南印度在印度族群中的人口优势。该系的课程有偏重于淡米尔研究，其研究重点是文学和语言。最近的族群研究发展是设立在砂劳越大学，东亚研究中心里的达雅人 (Dayak) 研究。

三、华人研究的扩展

华人研究随着近几年来多所教育与研究中心的建形成一个突然增加的局面。我们首先可以看到语文与区域研究的相关课程纷纷设立于不同的国立大学。博特拉大学于 1995 年开办中文学士学位课程，学习重点为语文、语言、比较语言学、文学和翻译。在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于 1996 年被纳入新成立的东亚研究系。紧接在 1998 年，语言学院提供了中文学士学位课程。前者与马大中文系相辅相成，提供专门对中国展开文明探索与当代课题考察的“中国研究”。后者则打开了中文语言与文学本科班的学习之门，培养具备深厚中文基础的学生，以满足社会在未来对中文教师和新闻从业员的需求。另外，专门

为土著社群提供高等教育机会的玛拉工艺学院（现已升格为大学），早在 1970 年代就已经开办中文班。

除了国立大学以外，三所私立学院于 1990 年代的成立，即新山的南方学院、雪兰莪的新纪元学院，以及檳城的韩江学院，标志着国内高等中文教育发展的一个深具意义的突破。而最近，拉曼大学中文系于 2002 年的成立同样令人振奋。这几所教育机构皆以提升中文的学习和研究为其中首要任务。

除了以中文研究作为核心课程，这些学院和拉曼大学也培养了一批其他专门领域的本科生，以应付公共和私人机关的需求转换。与国立大学不同，私立学院总是积极地与中国、台湾和一些英语国家的外国大学协办“双联”课程。韩江学院就是以透过该学院的中文研究中心来提升中文研究。除了为海外华人的文化和历史研究提供一个地方基础，该中心也在提升华人文化、培育人才的同时，酝酿了一个炙烈的探讨和研究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的氛围（Han Chiang College, 2002）。创办于 1991 年的南方学院，在 2002 年作出了一个值得让人表扬的步骤，即成立华人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这是马来西亚高等教育中心内，第一所创立以探讨华人社会的研究中心。该中心的目标，即研究的特定焦点，是有关柔佛州潮州社会的历史（南方学院 2000）。新纪元学院提供了一个坚固的中文研究的课程基础，该院的重点主要是在古典文学和经典方面。另外，院内的学术人员，都是全力积极的在研究有关当地华人社会的课题。

在这些高等教育机构之外，提升中文研究兴趣的工作起步更早。这种有组织性的推展工作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对特定的哲学、宗教和经典进行研习、探讨和推广的团体；第二类则是广泛进行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的学术单位。

现今业已成立并投入中国古代经典研究的学会包括有《易经》、《孙子》，或文学经典，如《三国演义》和《红楼梦》以及中国哲学或宗教，如儒学，朱熹思想或《道德经》。为照顾所有会员的需求，这些学会经常主办定期的研讨会和读书会等活动。创立于 1983 年的《易经》研究学会，有约一千名会员并附属于国际《易经》协会。到目前为止，该会已在吉隆坡主办了两次的国际学术《易经》研讨会，分别是在 1991 年和 1994 年（马来西亚易经研究学会，1991 和

1994)。注册于 2001 年的马来西亚朱熹思想研究学会，旨在推广中国哲学研究，尤其是十一世纪著名儒学家朱熹的思想，以便其会员能获得自我提升之效，或对历代经典和哲学的教益有更深一层的了解。该会也鼓励人们，通过文化汇合的观点来探讨和论述朱熹的思想（马来西亚朱熹哲学研究学会，年份不详）。

第二类组织则广泛涉及文化与学术的活动。这类例子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和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旧称华社资料研究中心）以及孝恩文化。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成立于 1977 年，为文化活动和大马华人与其他族群之间的交流提供沟通平台，同时为推广马华文化研究，以促使马华文化成为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举办的活动包括了书法、艺术、文学、文化课题讲座、儒学研讨会，以及出版一份月刊（《马来西亚华团简史》，1999）。而其中最显著的成绩，则是于 2001 年编辑出版十册《当代马华文存》。各二册分别关涉当前的五大领域，即马来西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的时事课题，总共 840 篇的文章，挑选自 1980 及 1990 年代所出现过的本地报章和其他媒体刊物，充分反映所选录的本地作者的意见及其“时代的声音”（戴小华，2001；《南洋商报》，1999）。

四、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

如前所述，从事族群研究的机构都附属在国立高等教育中心的组织体系。自立于大学之外，独力运作的数家研究机构则主要研究“比较实用”的当代政经课题的政策措施。其中最负盛名的有“国际策略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 ISIS）、“马来西亚经济研究院”（Malaysi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 MIER）以及“沙巴发展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 IDS）。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华研）则有别于其他研究机构。其不同处主要有两方面：它既不直接与大学挂钩，也不专为探讨当代课题。而实际上，华研更关注大马华社文化、社会、经济等各个不同面向的研究。跟其他独立研究团体不同，华研是依靠私人界的捐献来维持。

类似非大学研究机构一般上都能够得到充裕的财政支助，不论是来自政府或其他组织的丰厚基金，还是以商业财团或基金会为财务后盾。另一方面，大学里的研究组织，则享有持续不辍的资金预算和研究基金的便利。

（一）成立历史

关于华研的早期历史，已载入 1995 年华研十周年纪念特刊。华研的成立是跟华社深切关注其在大马的地位以及文化上的完整性有着正接的关系。简要地说，华研的诞生可以追溯到 1983 年于槟城召开的大马华人文化大会。该会召集了国内多个华族团体到来参与。在被通过的多项决议当中，其中一项就是点名指定一个特别委员会，筹画一份关于文化政策的备忘录提交给政府。同时成立一个致力推广各类文化活动的机构。在 1984 年，议案中的“全国华团文化工作委员会”于是设立，并以设立一所资料研究中心为重点工作。通过大马十五个全国性非营利华人社团（十五华团）的联合赞助，这个机构以“华社资料研究中心”的名义于 1985 年 9 月 15 日开幕。成立初期，在十五华团及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华总）、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联合会（堂联）、三大机构的安排下，中心由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及全国董总负责托管。在 1993 年 7 月 29 日，中心通过 1965 年公司法令正式获得批准，成为一个正式注册的非营利公司组织（郑慧玉和陈美萍，1995）。1996 年，为反映其对研究之优先重视，华资的中文名称改为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2001 年，华研今天所使用的英文名称（即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获得国内商业及消费人事务部的批准通过。

华研的诞生，象征着一场民族文化觉醒运动（祝家华，1995）。华研创办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建立一所能够符合大马华社文化与教育需求的全国性学术研究中心。其宗旨多元而广泛、涵盖面极广。近几年来，华研的重点逐渐转向研究工作以及相关的资料搜集。这样的转变得力于华研与本地大学的学者、研究人员日益加强的密切联系，以

推动对学术研究的共同义务。

董事会是华研的舵手，其成员奉献出他们的意见、时间，很多时候还包括财务资源。他们共同的意愿和任务是希望为国家为华社的公共利益而努力。从他们为了确保华研的生存和运作欣然伸出援手的举动，就可以看到华人文化传统中自愿献身于族群发展和进步的最佳示范。

经过多年以后，华研的角色逐渐从大众印象中的传统华社团体，转变至一间研究机构。这是董事部致力厘清中心作为学术研究单位的成果，促使中心与本地大学，在学术和研究的领域里有了更亲密的联系，并通过学术探讨和咨询来交流。迄 1992 年，中心就开始由曾经在大学长期服务的人士参与。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董事部，而学术委员会中与学术界有着坚固联系的会员，进一步说明了该中心是以广泛的研究来作为方针。

（二）研究工作

长期以来，华研多元目的的初衷，明显地转移而集中在三大领域：

1. 研究探讨大马华人的文化、历史、社会、经济、政治和其他领域。
2. 出版学术刊物和传播研究观点、举办研讨会、联系来自大马国内及其他地区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提升研究合作计划与学术交流。
3. 作为有关马来西亚华社所有面向的活动资料和文献整理中心。

初期的研究，因为面对领导层的更替和员工的经常流失，受到一定程度的阻遏。研究工作由研究人员和其他特约的兼任研究员着手进行。华研从草创之初开始，就在其固定的研究员和董事们以及一些国内外的兼任研究员的默默耕耘底下，独力达成了相当的成绩。所考察的范围涉及本地教育、经济、政治、本地历史、文学、族群关系和宗教，更包括了医药和法律课题。

为强调学术研究，华研相继出版了学刊和学术丛书系列。《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在 1997 年首次面世，以建立一个“特定论坛以便进行更有效的学术交流”（游若金，1997），而学术丛书系列则于 1999 年的问世。最新的一项研究与出版计划是《华研研究论文系列》，2003 年将推出 5 个报告。

华研学术活动的另一面向是举办学术讲座、座谈会和国际会议。这一类活动的基本目的是希望通过交流达致学术研究的提升。华研最近所举办的研讨会围绕在大马华社领袖与知识分子、华人传统文化与社会变迁、人口课题、朱子哲学研究，以及文学与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动向等等。接下来的研讨会将集中在华人人口发展趋势的评估和大马发展视角下的族群关系。

（三）出版刊物

出版与发行刊物是以配合研究作为一项主要的目标。目前，学术丛书共三种已经出版，另有 6 种，包括一套三册的有关马新华人儒商、政治和文化领域的人物研究在 2003 年出版。华研也策划其他形式的出版品，如双月刊、学术著述，研究报告，特别出版特约研究员所提呈的合适的撰述文稿，还包括一些通俗普及的读物。

到目前为止，华研总共出版了 63 种刊物，其中 54 种为中文刊物，英文的 8 种及马来文 1 种。华研于 1992 年推出的《资料与研究》杂志共出版了 36 期。自 2000 年起改为出版《人文杂志》双月刊（现已改为季考），至今也出版了 17 期。如同其他非科学项目的研究和撰述一样，这一些成绩都无法以数目字量化。这些研究成果对学问积累的贡献属于一种更久远的性质，而不应该以一些短暂需求的应用性潜能来加以评判。

（四）图书馆与资料整理

华研原来的名称自定位为“资料”中心，倡议参考资料的搜集与

整理是其主要功能之一。华研为华人社会、文化和经济活动等各式来源的相关资料提供一个搜集和贮藏的集中地点。华研目前的图书馆藏仍然是适中的，藏有图书超过 11,000 种，期刊杂志共 82 种，另有视听记录包括卡带录音、录像和照片等。

特别要说明的是，馆内累积的剪报档案乃从 1985 年开始剪辑自国内主要中文报章。有关材料按照 12 项主要类目来分类，包括华人社团、文化、教育、经济与金融、历史与地理、国际事务、语文与文学、政治、哲学与宗教、社会课题、科学与技术以及人物，共分成 1,600 条标题分类存档，以方便查阅。这些材料希望能转换成数码格式以充作永久收存并便利参考及传播。

通过各个有兴趣的单位的协作，华研可以作为数目庞大的宗亲、商业、教育和其他华人社团所出版的特刊的贮藏库。这些出版品，往往被认为学术价值不高，而鲜少得到系统化的搜集保存。这样将能使华研与从事华社历史和社会组织结构研究的学者紧密配合，满足他们欲参考相关资料的需要。目前，共有 2,300 册包括年度与应时出版的学校、宗亲会馆和业缘组织的特刊以及相关的刊物被编入目录供参考。

五、研究与工作方向

华研要在未来成为华社一所稳定长存的学术机构实有赖于学术研究及学术活动的发展。学术研究应该作为华研角色的唯一依归，成为国际性研究中心，在大马华人研究、大马华人与国内外的其他族群关系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核心角色的定位亦是多位学者的真知灼见（见郑良树，1995；杨新培，1995）。

（一）研究工作

马来西亚的情况实际上在推动华人研究方面拥有几项优势。

第一、一个相当庞大华人人口，以及其内蕴的多样性本身即已饱

含创造丰硕研究成果的机会。人数将近六百万，华社拥有典型的混合方言群、经济和其他重要的区别以作为一个合适的研究对象。

第二、大马华裔在海外华人中别具特色，本地华文教育的素质在中港台以外的地区实属遥遥领先。大马是中港台以外唯一拥有自小学初级阶段至大专高等阶段之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的地区。华文在本地的广泛使用，有赖于华文报业与出版业的蓬勃发展。在华人研究的漫长道路上，对于建构一个多元而且不断扩张的华文参考资料的基础，这一些元素都发挥了正面的作用。

第三、马来西亚多元族群的特性，及其多元文化政策，为研究跨族群关系的复杂结构提供了一个资源丰富的“实验室”，得以对不同的文化遗产、文化动力或族群政治作更深入的观察和探讨。

第四、马来西亚在亚太区域急剧变动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中的位置，及其在此生机勃勃的区域化和发展过程中的直接参与，开启了无数的研究机会和途径，以观察和探讨华人社会在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反应及其影响，以及华社与区域内其他社群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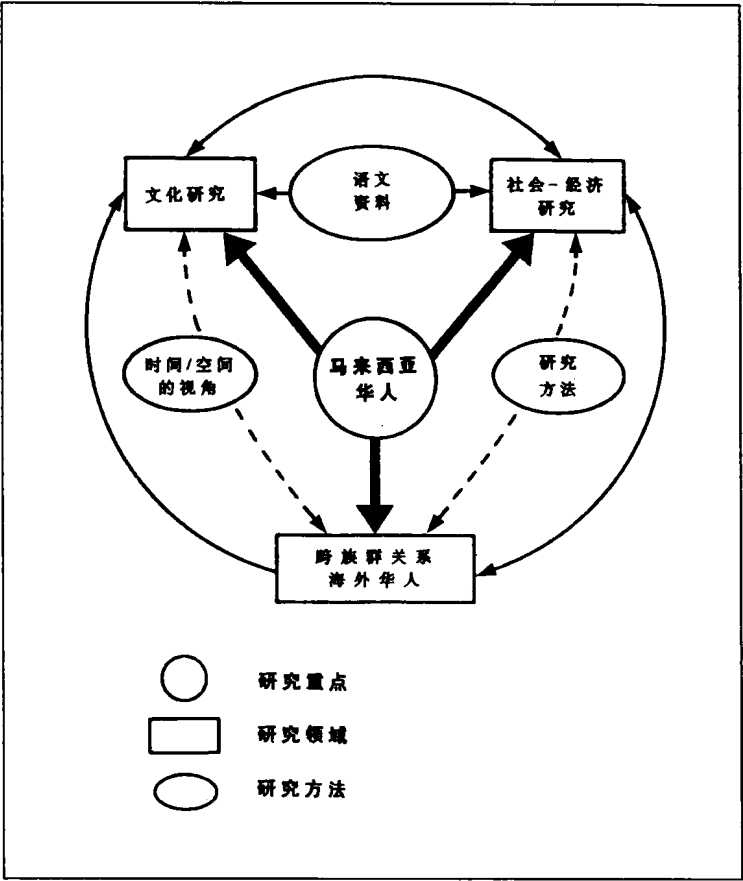
大马华人社群是华研的研究核心范围。大马的华人是海外华人的重要部分。担它本身却是一个多元化群体，可以用方言、籍贯、教育背景、宗教以及其他的宗亲关系来区别。然而，历史和文化上的记载与传承却被视为最高的藩篱，成为华社有别于国内其他族群的身份认同。与其他族群的遭遇一样，大马华社在殖民统治时期，其多元化群体身份被当权者分别依据行政、社会和文化，强制性地贴上标志。

“大马华人研究”将面对双重的挑战。第一、与其他海外华人研究所面对的难题一样，即以何种方法“突破”，将此类研究列为一门被重视与探讨的学术研究课题。第二、务必使华社了解，在提升族群和国内的政经文教利益方面的需要。

大马华人研究要发展成一门独立学科，在理论与方法论的层次上，尚有待坚实的建构（游若金，1997）。明显地，多学科的方式，以及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视角是一必备条件。华研将倾注其心力于三项首要而且相互重叠的研究领域，不单只关系到大马华人本身，也牵涉到大马华人与国内外其他族群的关系和互动。

在华人寻找自我的氛围中，华研理所当然地将焦点投注于华人社会课题，及华社与其他族群互动关系的研究。其范围是广泛的，但主

要集中在三大领域。华研在文化或经典研究（以符合现代社会的道德要求和精神需要）与当代社会经济研究（以应付急速变化的局势与时俱进）之间寻找平衡点是绝对必要的。华人研究与涉及其他族群的研究取得平衡，符合多元族群属性与多元文化政策的动态结合（见图表1）。



图表 1：研究范围

1. “文化研究”：“文化”不只代表“崇高的思想”，也包括其象征性、价值风格、生活方式以及由一个群体所创造的物质文明 (Giddens, 1997; Fenton, 1998)。文化研究的范畴是广泛的，包含文

学、语文、哲学与宗教、艺术、历史及相关课题在内的华人文化。这个对于华人文化研究的承诺，应被视为华人研究的“必然条件”以及华研存在的理由。不论是由大马本土的背景出发，还是从全球华人文化整体之一环的角度切入，提升大马华裔文化遗产的研究始终是至关重要的。

马来西亚为华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片肥沃的土壤。以其本身丰富的多样性为例，即足以反映出文化传统及社会行为上的显著分别。有关其文化特征的多样性包括了方言群体、寺庙崇拜或华人神祠信仰、习俗与传统惯例、氏族宗亲以及地缘组织。这种种文化遗产，都是丰硕又独特的资源，都在等待着被发掘开采。传统文化在社会变迁中所扮演的究竟是促进或抑制的角色，是切合时宜的提问。举例为证，通过正确途径探究传统文化对婚姻关系和家庭大小的作用，将有助于提高人口变迁过程中所产生的普遍认识。

对大马华人丰富的传统文化进行研究已经是日益重要，很多仍然体现在马来西亚的生活实践，在中国可能已是逐日消退的，甚至不复存留的，而益显其独特之处。大马华人传统文化作为海外华人文化的一部分，乃继续对整体华人文化发挥滋养丰润的作用。这样的发展，使到处于华人世界“中心”之“边缘”的大马华人，得以保存、复苏，甚至发扬华人传统文化和生活实践（见 Tu, 1991）。

与其母系截断了脐带后，海外华裔族群的一个文化传统就是他们维护自我、确立文化与族群认同的意识所在。这一点通过实际的社会运作机制，编织起正式与非正式的联系网络，涉及了当中的个人和团体，而得以充分地表现出来。这种交叠连锁的成员结构和功能角色，以及各团体与个人的能力，反过来深深影响着这些社会机制，藉由内在激发的力量和弹性供给这个族群以强大的能力去维持其独特的文化和族群的显著特质。各种社会机制或力量所带来的转化作用，是否能确保和持续文化特质的完整性，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

就马来西亚的情况而言，也必须配合时间与空间的视角来探讨华人文化。在这里，一切平凡的现象，诸如学校、寺庙或墓地，却往往是族群争取文化权益与完整性的有力象征。因为这都是某个族群的文化遗产历经被关闭、迁移或重新安置等种种论争的结果。

马来西亚社会情境中的华人文化研究也因此显得别具意义和重

要，以了解文化遗产的基本意义和价值以及文化变迁的潜在动力。与此同时，研究华人文化将能对其复杂性和潜藏于他们的文化传统的意义增进了解。

2. 社会经济研究：尽管文化历史研究非常重要，但是要达致研究方向的平衡，社会经济研究的重要性也绝对不能忽视。社会科学的课题研究中有许多与华社的既定利益相关联，需要持续不断的关注。很多跟国家和华社相关的研究领域需要学术性的分析，并且恰当地融入人口学、经济、教育、民族学与社会学、医药与保健和政治议题。在华人研究，王赓武教授（Wang, 1998）所提的两个研究对象——即以华人为一个社群以及华人作为一个处于权力圈外围的族群，特别是有关他们对该地的忠诚与认同——是适合于马来西亚社会状况的。其他的课题包括母语与高等教育、生产比率与人口数目的递减、高龄社会问题、新村的经济与社会状况以及全球化的趋势对家庭伦理关系的影响，都是华社需要探讨的主要课题。

从工业社会到知识社会的转型、不可阻挡的全球化力量及逐渐扩张的无疆界和互相联接的世界，以及引发自日益激烈的经济竞争对于教育程度和专业技能的需求，都需要研究和评估。亚洲太平洋地区自1960年代在经济上的崛起，使到社会科学家尝试去了解并解释区域内的经济成长过程，而产生了大量的研究著作。Redding（1993）提出了三种迫切需要答案的问题：什么人在地区内进行商业活动；商业运作成功的表面因素；发展背后的管理状况以外的问题。除了日本和韩国之外，“大中国”和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海外华人，认为对所谓“华人资本主义的精神”需要有更深入的理解。理解华人商业行为的内在运作力量将能在理论层次上解释经济的成功秘诀。理论与实验将有助于政策类型的规划，以回应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及其对整个族群的长期效应。

3. 比较研究：三角研究结构的第三部分是有关华人族群与马来西亚其他族群以及海外华人群体的联系。牵涉到不同族群或国家的比较研究至今所获得的注意（见 Wang, 1998）。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多元族群的国家并非独一无二。实际上，一个国家存在着多元族群的人口，是世界各国中的常态。但是，在多元文化政策的背景下持续享有和谐及容忍，则世上仅有少数国家堪与马来西亚的经验相比。我们或